

# 小姑子

## ~~~~~給 金 學 典~~~~~

隋元藍

俗姓金，名順子的她是我長這麼大，所結交最特殊的異國朋友在廟中，她被稱為學典。我們家的人都叫她作小姑子。她上有父兄姊下有弟，全家只她一人過青燈古佛的生活，然而她的生命卻只有短暫的十七年。

猶記初次看到她是在高二那年，她頭上頂著個大砵子那裏面盛著送給施主的東西，例如水果，糕餅之類。來送給家後面的房東家。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那麼稚齡的姑子，且是那麼漂亮。雖然頭上光光，依然不能掩飾她的美艷。惑於驚奇，與她稍作交談，才知我多有相見恨晚之意。

第二次見面，是那一次有和尚來廟中講道時，房東老婆以八十有多的高齡去參加盛會。那天晚上，房東家的小女孩想去廟中探視老婆，約我同去我們又約了幾個小孩，一行四五人，踏著皎潔的月色，爬上半山。只見廟裏的女尼及信女列坐於佛堂，中間背著佛像，高高在上的是那講道的和尚，旁邊侍坐著似乎是徒弟的兩個年輕和尚。在那種香煙飄渺的情形之下，我們邊打著盹邊跟著唸經語。散會後，找到小姑子，匆忙中說了幾句話，就開始了我跟她這場短暫的友誼。跟著家人下山後，始終念念不忘那可愛的小姑子。不久又藉探視房東老婆之便，去過幾次廟中得以和她暢述。她只小我一歲，從小父母將她留在廟中，就生長在那兒，曾以俗家子女身份在小學唸書到五年級，以後一直就在廟中，披起灰袈裟，學習唸經文和敲木魚。即使現在回憶起來，最令我激賞的恐怕就是她那邊唸經文邊敲木魚的音韻及神態吧。

某次放學回家時，竟然在火車站遇到她，細訴之下，才知她是到學校那邊草梁山上的廟中去借經書的。借來翻開一看，雖然全篇中文，卻一字也不識。黑而大的中文右旁邊是韓文，左旁邊似乎還有印度文(我想約為印文)。她又告訴我更令人驚奇的

：她們除學中、韓文外另有日、英文、稍涉印文(?)這些都是她們在廟中日常作業時間所學的。那次很多人都對我們側目以視，但我一點不覺驚扭，有這樣的姑子朋友，是多令人值得驕傲的事！

還有一次正當我們站在車廂的過道時，對面一位中年太太向她挑戰，言及佛學及佛教問題，語氣頗為不善，只聽旁邊的小姑子侃侃而談，滔滔不絕，直駁的那位太太欲駁無力。從此我更佩服她的博學及無畏的能耐了。後來應她之求教她中文單字及ㄅㄆㄇ時，也是一學就會。或許就是因她過於聰明伶俐，過於鋒芒外露，才造成她的早夭吧。至今猶掛在家中的釋迦牟尼苦修的畫，就是她送我作離別留念的。這次家中失竊，唯獨掛畫的那間房絲毫未動或許就是佛像之功。

我快到臺灣的那幾天，正好也是她離開那兒到其他廟中唸書之時。快走的前幾天，到廟去找她玩，跟她暢談，意猶未盡，已是黃昏。猶記她直送我走完廟前石階路，我也依依不捨，頻頻回望，雖知那次分別，竟是永訣！

第二年回家，帶了一對宮燈去訪假期暫回的她。終因陰陽差錯，沒能碰頭。這次回家，曾跟我同過幼稚園跟她小學同過學的一位鄰居女孩子，告訴我說：聽說小姑子已死。媽媽亦說事有差錯，否則不會那麼久，她都不來我家。

幾天後，由另外一位較大的姑子口中，證實了這件事。她又說，廟裏已為她做過七七法事超度她，不過沒有墳墓可資追悼。可能這件事已由她家人做過了。何其愚蠢的小姑子啊！竟然笨到親手毀滅自己的程度！

最近的一次上廟去憑弔她時，佛堂中不再聽到她的木魚聲，她的唸經聲；只見一對宮燈放在佛像左右，有的只是山中樹枝的顫抖，山下塵俗的忙碌。青山不改，綠水常流，人兒何處尋啊？